

嘉靖内传



冯道信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钟祥位于湖北省中部，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这里不仅有众多的文物古迹，而且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历史传说。本书所辑入的三部中篇小说，就是根据史实和传说创作出来的。

《嘉靖内传》 明代兴献王领国 湖广安陆州。明正德十六年，其子扮成囚徒，从钟祥去北京登上了皇帝宝座，成了威风一时的嘉靖皇帝。登基后，他重用亲信，排斥异己……在钟祥大兴土木，为其父建造陵墓。丰富的史实，传奇的故事，展现了一部明代宫廷斗争史。

《玉马青痕》 少司马曾省吾被人诬告在钟祥“越城建坊”，处以腰斩。三猪子发誓为义父报仇，结果误杀了县尉。县尉之女敬玉，练有一身飞镖功夫，决意为父雪恨。两小误解成仇，打来斗去。后来误会解除，怨仇尽释，竟成凤鸾偶侣。

《雾锁云台》 乾隆年间，钟祥大口地面的禅院、道观在云台上下大动干戈，两败俱伤，各死了十数名武艺高强的僧、道……此案颇多曲折，县令久侦难破。词逢好友郑板桥来钟祥，二人定计议谋，明察暗访，终于破案情大白。

序

蒋昌志

“白雪楼中一望乡，青山簇簇水茫茫。朝来渡口逢京使，说道烟尘近洛阳。”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登郢州白雪楼》的著名诗篇，将我们的思绪带到了春秋战国、秦、汉、隋、唐递代延续下来的郢州大地——

江汉平原北端，大洪山南麓，轻纱薄幔笼罩着一颗灿烂的明珠——钟祥。她，抱汉江，控荆襄，连随州，地灵人杰，物华天宝，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秀丽的山河呈现出不少迷人风光；悠久的历史遗留下众多文物古迹。今天的钟祥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郢中镇，战国时为楚国的陪都，明代是全国三大直辖府之一承天府所在地，久远的沿革，雄踞的形势，三千年兴衰际遇、风雨变迁，浓缩了古代文明，成就了郢中文化，留下了胜迹处处、佳话篇篇；有楚国歌舞艺术家莫愁女泛歌的莫愁湖；有著名楚辞文学家宋玉的故居和宋玉井；有楚襄王避暑当风的兰台；有伍子胥借吴灭楚屯兵点将的子胥台，鞭尸楚平王的鞭尸滩；有“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故地阳春台和在唐宋时期与岳阳楼、黄鹤楼齐名的白雪楼遗址；有我国中南地区唯一的明代帝陵——“显陵”；有明朝嘉靖皇帝的诞生地——兴王故宫和嘉靖皇帝敕建的明宫——元

佑宫；还有“石城春雨”、“龙山晓钟”、“白塔穿云”、“仙桥夜月”等胜景。留有“三台十八景”、“二十四奇胜”的千古佳话和屈原、宋玉、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欧阳修、王安石等古代著名诗人的瑰丽诗篇。

本书所辑入的《嘉靖内传》、《玉马青鬃》、《雾锁云台》三篇通俗历史小说，就是钟祥古代文化宝库中的几个片断。

通俗，是美学的一种高境界。以娱乐性、趣味性为审美追求的宣泄性的通俗文学，是集“乐、趣、情、理”于一体，集中、强烈、鲜明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大众文学。它以通俗浅显的语言，曲折离奇的情节，传神的人物刻画，细腻逼真的细节描写，强烈地吸引读者，深深地打动读者，激起读者情感的回旋激荡。从而使读者认识生活，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认识人类生活的真谛，实现其教育功能。本书集结的三篇通俗小说，就达到了融“娱乐性、趣味性、情感、理念”于一炉的境界。作者将明代宫廷斗争史、英俊少年与美丽姑娘的爱情纠葛和书画奇人郑板桥的怪僻风采三者联缀，看似断，却若续，形象栩栩如生，君在工作之余，或于劳顿旅途，浏览品味，定能从中获得审美愉悦，明了诸多事理。

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随着对外开放和旅游事业迅猛发展，乡土文学、旅游文学、方志文学、田园文学日益显出了重要的社会作用，历史故事与山水文化的契合，是新时期通俗文化的新特点。诸多的历史故事，美丽的山川风物，以其特有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满足相应的社会需要和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本集中这些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的生动描绘，还将对光耀荆楚文明、弘扬鄂中胜迹、开发钟祥的旅游事业，起到特殊的媒介作用。同时，也为我们继承

古代文化遗产，发扬光大荆楚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

道信同志是一位中年知识分子。自七十年代以来，他开始通俗文学创作，为发掘深藏于神州大地的中华文化，翻资料，查典籍，走访于民间，将一腔爱国恋乡之情倾注于桌前笔下、字里行间。本书三篇通俗小说，就是他心血的一部分。

钟祥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相信，作者将这几个深藏于民间、史志上的动人故事奉献给读者，必将激起炎黄子孙更加热爱中华文化的热情、共同振兴中华大业的雄心！

一九八九年六月

目 录

嘉靖内传·····	1
玉马青鬃·····	75
雾锁云台·····	180

嘉靖内传

第一回 太后论婚兴王神游风流地 云台圆梦蒋妃身现鸭子坑

诗云：

兴都帝阙云悠悠，安陆州城烟雨收，
大府承天雄汉陌，盛名动地冠中州。
千年形胜可寻见，百代俊豪难再留，
堪笑帝王营垒苦，阿谁得道伴仙游？

词曰：

闲观墨林文牍，纵横笑论盘古，地蕴锦绣，天悬画图，英雄豪杰序功谱。沧海成桑田，春风又几度？求剑刻舟，待兔守株，直把江山竞角逐。叹求名无数，佚名无数，更堪嗟逃名无数。

漫话立明洪武，金陵登基太祖，子孙方三，干戈相诉，新宴未阑吴钩舞。明称兄和弟，暗溅血满壶。金銮宝座，驰龙驱虎，同室相逼侄与叔。竟上台几处，下台几处，到头来倒台几处！

话说元朝末年，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四方英

雄揭竿而起，方国珍、郭子兴、陈友谅、张士诚，壮士聚义，百姓众归。那残酷暴虐的元王朝，就在这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中灭亡了。郭子兴的部下朱元璋，英勇善战，有胆有识，娶郭子兴义女马氏为妻，深得众望，接替郭子兴做了兵马大元帅。后有刘基、李善长一班文臣出谋划策，有徐达、常遇春一班武将冲锋陷阵，攻鄱阳击败陈友谅，征浙东收降张士诚，跃马东西，纵横南北，逐元帝于关东，统江山于中州，于金陵登基称帝，建立明朝，国号“洪武”，史称“明太祖”。立朝未几，洪武皇帝自谋新策，大削开国元勋的兵权政柄，将子侄、亲戚各各封王，雄镇一方，意欲子孙传世，永统天下。怎奈儿孙辈不争气，后继皇帝不是短暂寿夭，就是你争他夺，开杀伐于宗室，逐龙位于朝夕。自太祖第四子朱棣叔逼幼侄、惠帝亡边起始，嗣后子孙互妒，争夺帝位，接踵效法，竟为传统。更兼压榨百姓，荒淫无道，终至官逼民反，到崇祯十七年，赫赫的大明王朝，亦在李自成、张献忠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覆亡，走了元朝的老路。后人观史，合卷立论，遂洵成了卷首的词语。

却说朱棣夺位之后，号为成祖，为昭其功德，乃迁都燕京，呼为“北京”，金陵则称为“南京”。位传至第四代孙朱见深，史称“宪宗”，年号“成化”。宪宗在位期间，万贵妃娇淫并施，深得其宠，竟如正宫娘娘一般。另有柏贤妃、纪淑妃、邵宸妃、张德妃及一班宫嫔，虽一个个貌似天仙、贤淑宸德，无奈万贵妃乃宪宗居太子东宫时私媾的太后宠嫔，又比宪宗年长十余岁，更极通床第之妙，一个堂堂的见深皇帝，早自在她怀中颠魂倒魄，如胶似漆。众妃嫔任你如何貌美，如何贤淑，都对她万贵妃无可奈何。也是阴鹭未修，造化难得。

万贵妃时产一子，皇帝自然免不了有一番龙颜大悦，方欲立为太子，却不料数日间子便夭亡了。此后，万贵妃再未怀孕。于是，她便处处妒嫉贤淑宸德各妃，伺察到谁若有孕，必然加害。成化五年，柏贤妃生朱祐极，纪淑妃生朱祐樞。朱祐极二龄立为太子，但经不住万贵妃暗下毒手，于次年二月就薨逝了。纪淑妃虽生朱祐樞，但惧于万贵妃威势，根本不敢声张，只伴子暗藏幽宫，六岁方得见帝。这便是后来的明孝宗，年号弘治。成化十二年七月初二日，邵宸妃生朱祐杬（音元），后张德妃又生朱祐檟。俟宪宗皇帝崩，位传孝宗。弘治十八年孝宗崩，传位武宗朱厚照，年号正德。至此，朱明朝廷时经一百三十八年，位传十帝。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那邵宸妃生下皇子之后，神情方醒，怀抱襁褓中的娇儿，忽想到祐樞六岁方得见父皇，又想到宗室几代的惊变，似觉此子性命前途殊难逆料，大喜之后不免又带几分忧伤，几滴香泪潸然滴落在儿的脸上。那儿也似心灵，见母落泪，小嘴一张，随着也哇哇啼哭起来。母子这般模样不打紧，却把几个侍候的小宫娥，唬的不知所措，一个个也葫芦提陪着抹泪。众人正在忧戚忙乱中，恰值宪宗见深皇帝趋宫慰幸，大家不免又个个顿换笑脸，破涕为喜。宪宗缓步榻前，俯视皇儿，龙颜大悦。口里还念念有词，无非是些“祈祖福祐、质昭元堂”之类的言语。邵妃乘势请皇上给小皇儿赐名。宪宗低眉略思，就在“福祐”、“元堂”中择取了二字，因儿辈讳行曰“祐”，先儿名“樞”，于是此儿便定名为“祐杬”了。

此后时经数年，倒也安稳。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宪宗崩逝，九月太子祐樞承位，号为大明孝宗，定第二年为弘治元

年。这时的朱祐枏，已有十一岁了。宪宗辞世前，颇为祐枏的后来前程费了一番思虑功夫，为表达父爱德泽，于七月十一日以金册封祐枏为兴王。古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父封子王，恩德并惠，封了王，就必须有物丰宝华的相应地域都城。兴王的都城建于何处？这又是一个颇费思虑的大事。开始，朝中有大臣提议，要将兴王藩府建于卫辉。因是有关王储的大计，宪宗皇上便未当即准奏，而是连着遣派了三起人马前往实地视察，意欲待广泛听取各方人士高见之后，再作定断。使臣钦差勘察卫辉回京奏道：卫辉地处黄河之北，虽离京城较近，但地瘠民贫，又多遭黄河水患，实不堪为帝王兴都之所。宪宗沉吟良久，前掂后量，始觉有理，于是将兴王藩府改建于德安府。宪宗辞世，孝宗祐楹继位登基，纪淑妃便升成了堂堂正正的皇太后。成化十二年之前，宪宗得了四子，但只有二子活了下来。现如今继统立储，祐楹与祐枏，也就自然显得最亲最近了。祐枏成了兴王，邵宸妃照理也有了太后威势。及至祐楹并其生母张德妃，同是皇族至亲，当然相处也甚得体。祐楹比祐枏年长七岁，既为皇上，又是长兄，总不免对祐枏有些拘管得紧的意思。邵宸妃虽有时有些儿不平，却又觉长兄管束弟储，乃是从古以来的常规，更何况小儿不管，难成大器，如此反望祐楹将祐枏管束得更严些。她的这种心愿传进了祐楹的耳朵，祐楹对祐枏自是越发另礼相待、恩惠倍加了。

春秋替代，暑去寒来，祐枏长到了十五岁上，已经是弘治四年了。邵宸妃当着孝宗弘治皇帝提出了祐枏的伉俪情事。弘治帝祐楹也免不了说出来自己的思谋。当然，这些都须与祐枏自家讲明。谁知祐枏全然未将此事放在心头上，及

待听罢母后的言语，竟自是“呵呵呵”嘻笑几声，两个指头一撮，如此这般地也讲出了一番言语：

“那是一个微风和煦的春日，孩儿随同侍读童儿、侍讲师傅，由几个武艺甚深的御林军卒护拥，去到一处山中行猎。孩儿人等离了京都宫门，忽地里遇到了一阵大风，顿时间飞沙走石，直令人眼不能开。怎见得那风的厉害凶猛？有诗为证：

漫漫黄沙天际滚，迷迷黑雾眼前腾，
惊雷狂炸耳边鼓，混沌苍天不由人！

“孩儿们由狂风裹挟，身不由己，四脚腾空，上不沾天，下不着地，身上、嘴边、口内，尽是沙粒石渣，唇焦口燥，喉如火烧。约摸过了几个时辰，竟是如同熬了几世几劫一般。好不容易风沙过去，天气也自依是晴朗了。我们寻到了一处所在，但见清波粼粼、香花摇摇。儿等闻了片刻香花，喝了几口清水，一时间唇也不焦了，口也不燥了，喉也不烧了。孩儿们定了定神，放开马儿便围起了猎场。说来也巧，儿刚取出箭翎搭上弓去，一只小白兔兀自从一丛翠绿草中窜了出来。儿看得明白，观得真切，一箭便射将前去！”

“哎呀！白兔乃吉祥和瑞之物，儿如何射得？”邵太后听着听着，竟兀自着起急来。

“请母后放心，孩儿并未射中。”祐柅做了一个神秘莫测的脸色，连忙解释，宽慰母后的心，“只见那白兔在草间一滚，竟两腿直立站了起来，两只前爪亚似两只手，合着揖向孩儿点了三点，便朝远处跑了。儿忽想到，这不是叩拜么？一只小兔，哪儿来的这般灵性？看来此兔定是非同一般。孩儿好奇心顿起，夹镫催马即紧随小白兔追了上去。这一追不打紧，

竟一直翻了七七四十九座山，过了七七四十九条河，直追得上气不接下气，全身骨头都象散了架似的。儿稍稍定了定神，又只见一座山头拔地而起，巍峨险峻，古木森森。山下路边高竖两尊石碑，一尊上书‘仙游山’，一块上刻‘南天门’。儿抬头望山，山头高耸入云，上建殿宫，金碧辉煌，煞象南天门也似。”

“妙哉，妙哉，儿何不上得南天门中？”

“儿何尝不想上得天去？怎奈气力不济，况且马儿喘了几口气后，竟是精神抖擞起来，扬起四蹄一口气又跑了总有五十里路。此刻，正是夕阳西下时分，漫天云霞，遍地光辉，我们打马又来到了一个世人从未到过的世界。”

“什么世界？”

“只见一泓清水，香荷摇曳，白鸭戏水，那水边房舍尤其是奇特。”

“如何奇特？”

“金屋银凤凰！”

“金屋银凤凰？”

“那房子全是纯金铸就，屋脊两头各歇蹲着一只白银雕嵌的凤凰。”

“那这房屋果是奇特！”

“还有更奇的呢！只听得房门吱呀一声缓缓打开，接着从屋内缓缓走出一个妙龄女郎，袅袅婷婷，款款楚楚，一时间山水增辉，天地生光，犹似天空中又升起了一轮红日。说这女子的美貌，什么国色天香、倾国倾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等等等等词儿，全都比配不上她哩！兄皇宫中的嫔妃，更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她的！”

“呀，这么好的机遇，儿缘何今日才讲出来？”

“母后大人，这是儿昨日午间做的一个梦哩！”

“梦？哎哟！”邵太后两手一拍，真不知拿这个宝贝儿子怎么办才好，他竟把梦中之事当成了真的！真没出息！

“母后休管梦与不梦，孩儿一定要娶那银凤金屋中的女子做妃子的，要定了！”

邵后明白，自己的宝贝儿子早娇纵惯了，他所想到的，是非要到不可的。父皇在世，他尚受教，而今父皇崩逝，王兄岂能管得紧他？但让他迷在梦中也终不是个长久法子，还是须同祐樞商议。当日晚朝过罢，邵太后即于后宫与祐樞密议此事。邵太后意欲着祐樞劝说管束祐柎，使他脱离梦魔鬼海，长大后也好有个长进。祐樞却有自己的打算：祐柎天资聪颖，自家深恐后为政患，如今这般模样，正好让他沉溺于梦幻乌有之中，免得清醒后有所作为。于是，脸上满堆笑纹道：“母后请放宽心，柎弟素来聪颖，此事怕并非邪魔入心的缘故。古人云‘信则有，不信则无’，即曰‘仙游山’、‘南天门’，怕不是有仙道点化？依儿皇之浅见，此事恐还是大大的喜事呢。”

“皇儿这般解来，老身却也放心了，只是总无法理出个名目来。”

“母后但把此事交与儿皇，儿皇定为柎弟择下一门佳偶。”

弘治帝一番话，很是宽慰了邵太后。祐樞说话算话，当晚即驾临祐柎的兴宫，问了详情之后，着实将祐柎安慰了一番。说是一定要搜寻天下，找到那金屋银凤凰的所在，将那屋中美女配与祐柎为妃。祐柎大喜过望，深感皇兄恩泽，不由得匍匐跪下，祐樞急忙搀起，兄弟二人拥抱一处，甚是亲

热了一阵。

次日早朝，祐禔即颁圣旨，宣礼部侍郎范某并兴王宫中长史袁宗皋，领几个太监侍奉兴王微服潜游，遍历天下。又拨百儿八十御林军由八名大内武功高手率领，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务必护卫好兴王的身驾。

众人领旨，准备几天，便由祐禔指指划划地剖述一番，上路寻访那金屋银凤凰房中的美女去也。说来也怪，竟是这一番微服潜游，直引出一个泼辣辣、大咧咧的奇特后妃来。

这正是暮春初夏时节。

却说兴王朱祐禔由礼部范侍郎和长史袁宗皋陪护，离了京都，与或步行、或驰马的御林军卒、武功高手们不即不离，虽断断续续，连起来却也浩浩荡荡，于那官道之上，迤迤投至兴王所指的梦中道路而来。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倏忽间过去了十天半月。随从的御林军卒和大内高手们，心中不明不白，尽显得是些乌合之众的相貌。范侍郎和袁长史，虽然知道些就里，但却无法相信兴王那梦中的幻觉会果然有什么灵验。一路上只有兴王朱祐禔，对梦中之象深信不疑，况且他又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半小孩儿，说谳事他又不甚谳事，说不谳事他又略略知晓些人间事，边行走赶路，边指划谈论，自家手舞足蹈，还时不时引逗得旁人嬉笑一阵。

一日，投到了一个所在，只听得声声林中翠鸟叫，只闻得阵阵溪畔花风香。祐禔忽地大喊一声：“兀地不是此处么？”侍郎、长史寻声一望，不禁一下呆了。这不是兴王梦中的仙游山么？抬头望去，山头古木森严，不就是南天门么？兴王兴致勃勃，指点大家寻碑。原来山边也真有两尊高大石碑，

不过不是什么“仙游山”、“南天门”，而是一尊上书“聊岷山云台观”，一尊上刻“太乙真人修炼于此，有白兔出于林间仙庐。”众人寻山头望得上去，但见绝壁顶上，云雾缥缈，宫殿重重，彩光笼罩，金碧辉煌。兀的不就是那云台观么？至于太乙真人修炼于此，怕不是此间土人的附会？不说袁宗皋数人疑惑，便是惟愿梦境成真的兴王祐祐，心下也不禁打起咚咚鼓来。缘何与梦中之境、梦中之事直是这等的相合？诸人直是难解，不觉间你一言我一语地争执起来。彼此正争得起劲，悠悠一阵歌声从半山坡的栗树林中传了出来：

天地混沌起云台，东皇太乙我初开，
起云台，太乙开，九重云霄扫尘埃。

随着歌声，一个银髯老汉挑着一担荆柴从林中晃悠悠走了出来。兴王与袁宗皋数人不免围将上去，七嘴八舌问起究竟来。尤其是袁宗皋，怎么也不相信此间竟是太乙真人修炼的所在。

“哈哈……”老汉将柴担换了一个肩，却不认真回答，只是笑道：“有道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哈哈……”那身影消失在又一条山道上，只留下一阵清风习习。

太阳早已偏西了。众人虽是疑惑，不过那兴致却是陡增了几分。突然间，兴王的坐骑昂首狂嘶，兴王慌忙勒住缰绳，可哪里勒得紧呢？那马后蹄一蹬，竟发疯般地向西狂奔。

“惊马了！惊马了！”长史、侍郎和众随从好不惶恐，倘是王爷有甚闪失怎么得了？急忙扬鞭催马，紧追兴王而去。

约莫又跑了四五十里途程，众人来到一个地面，便是安

陆州长寿县内。但见西山衔日，霞光千道射出；翠湖举荷，波影万重摇金。问一百姓，说道此湖名为“鸭子坑”。这一行数十骑人，马蹄踏踏，吼声呼呼，早将鸭子坑周围闹得个鸡犬不宁。那千道霞光，万重波影之中，好一派十分令人惊异的景象。

“哎呀！金屋银凤凰！”兴王祐杭忽地失声大喊道。

众人仔细一看，一个个不由得惊呆了，兀的不是金屋银凤凰么？原来是：

鸭子坑清波倒映金霞，粼粼金波耀人眼花，岸边一间千脚踏地、麦秸稻秆盖顶的小棚屋，霞光尤其显得金光耀眼；人声喧嚣中两只玉白公鸡惊飞跃起，恰恰乎落在了棚屋顶脊的两端，一头一个，昂首相对……

霞光中的棚屋和公鸡，真是一幅金屋银凤凰啊！

袁宗皋命军校找来里正。县令和州官闻讯，也自急急前来迎迓王爷。

袁宗皋将兴王梦中金屋银凤和特意寻访佳丽的旨意，传谕给了县令和州官知晓。谁知里正一番话却直叫人啼笑皆非。

起初，这个小湖本没有名字。因为湖连汉江，左近的庶民百姓常在湖中放鸭子，故而得名“鸭子坑”。这几年，鸭子坑来了一个又秃又癞又跛的丑女，也在这里放鸭子。那个草棚子，便是她居住的所在。由于她长得丑，所以人们都不光乎她，后生少年们遇到她，连眼皮都不愿抬一下，俱是捂着鼻子而过。她倒是生得奇巧，拿着根放鸭竿子，总爱在鸭子坑边且舞且唱。那唱的词儿是“咚咚锵，咚咚锵，有朝一日做娘娘。”而今这金屋银凤凰的事，莫非这天底下竟有如此的

奇缘？只是她，嘿嘿，太丑了……

“什么丑不丑？找来便是！”兴王可不管那一套，硬是打断了里正的禀报，降旨快快去寻放鸭女。

少时，女子寻到，她依是还正唱着“咚咚锵”呢。县令碍于此女太丑，早召唤了一班玉女美妇侍候。放鸭女任她素常如何“咚咚锵”，却哪里见过这等阵候？那大咧咧的胆儿却也一下变成了柔弱弱的性儿，且不免摆出了些羞怯怯的样儿，好一刻吐不出半句话儿。正待放鸭女无可奈何的工夫，那一班玉女美妇“呼呼”几下将她拽进一间屋去，着实地给她从头到脚通身洗了一个美滋滋、香喷喷的大澡，继又着上了环佩叮咚、满目玲珑的风翔宫装。这一洗澡、一上装，玉步轻摇、玉女簇拥、“吱呀”一声出得门来，恰逢兴王焦等不及，正好来在门口，猛抬头，但只见，呀！

步摇摇神仙降，羞怯怯玉生香，丝毫不差梦中

样，更增几分，佳丽质，韵味长。

眼面前站着的，哪里是什么丑女？她比西施强几度，嫦娥见了让三分！真正是好一个白净净、笑嘻嘻的娇美人儿！

兴王顿时拍掌大笑，命太监、侍臣即刻张罗起驾，携起放鸭女，径奔安陆州衙而去。长寿县令率那大班小班，也一路呼呼紧随不舍。

当晚，兴王祐旣便在安陆州衙于阳春台侧备下的行宫下榻，成就了与放鸭美女的雅事。

兴王与美女成就佳话，一刻间即在安陆州长寿县里传开。那个长史袁宗皋，心里直犯嘀咕：“王上梦中之事，煞是一一圆了，莫非世上真有天造地设的缘故？”想着想着，竟偷